

聯絡簿

◎吳祖漢



我不會覺得這樣做有什麼不對，至少它應該是幫人一個忙吧！學校裡大大小小考試如亂麻，每次我幾乎可以說都戒慎恐懼地去迎接，我們就像一塊肥肉不斷地被榨出油水，然後我們再一次攝取油水。

阿國坐在我後面，平時一副吊兒郎當的模樣，論成績他勉強及格，但不怎麼用功是事實。他對我算還不錯，時常供給給我電動玩具的代幣或者是那些好玩的地方的一張優待票什麼的。坦白講我蠻收斂的，但仍有不滿的時候，例如：為何我發育會比人家慢，個子比人矮，在同學眼中，我簡直成不折不扣的「小弟弟」。

方才提到我做的那件事，其實也沒什麼，但我卻一直不會對人說過。那天歷史期中考，阿國早和我約定好了。

「萬一出了選擇題的話，你一定得『單』我……拜託！」阿國狀極懇切，令我不好拒絕，他的家庭不怎麼正常，他放學很少回家，上回老師在他的書包裡搜出了一些書籍照片的，盡是些裸露的女人，老師雖沒公開，早已傳

遍全班，從此阿國的一手資料成爲大家私底下的課外「材料」。

那次考卷上果然出現了選擇題，而且……：……：還真老天助我也，選項是阿拉伯數字而不是A、B、C、D。

我向後伸腿，他向前伸，我們兩藉著腿的接觸，互通訊息。我覺得很好玩，好像在傳密碼給他似的。

幾天後，考卷發下，我和我的選擇題全部拿滿分，周圍幾個同學起了好奇心，我覺得他們很好管閒事。

那天晚上，我和他在彈子房裡瘋了一晚，當然啦，錢全部由他付。聽說他爸做大生意，又好像是董事長什麼的，反正很有錢，從小就被迫學很多東西。以英文來說罷，爲何他現在這樣厭惡，就是因爲小時候被壓出來的結果。

有一天學校突然宣布，每個人都要寫「家庭聯絡簿」。「真可笑！」這是我第一個反應，阿國也說：又不是小學生。

更鮮的是：老師要我負責每天朝會時收取全班每個人的聯絡簿。

平常爸對我的課業甚少干涉，他是附近一家省營工廠的紅人，每天除了上班以外，回家還得照顧家裡的店面，免得媽忙不過，因爲下班後，前來吃飯或是吃麵的人很多。

我家兼營小吃店。

每天睡前，我照例把聯絡簿交給爸爸簽名，而他也從沒提起裡面我所寫的東西。

唯一的一次，他除了簽名外，還寫了其他字，那次是

老師邀請家長到學校參加座談。

「因事忙不能參加」爸寫道。這句話還是我幫爸想出來的哩！

每天朝會，我有「特權」免參加，教室裡只贖我一人，我一本一本地收取每個桌上的聯絡簿，還要負責打開到今天的每一頁，等著老師蓋章。就這樣，我連不看別人的內容都不行。

海狗、阿欣的家長很關心他們的課業，每次考試完畢，一有不理想的成績出現後，聯絡簿上馬上會有：「請多加督促小犬」的句子。當然大多數人的聯絡簿都一如我的，清一色的「乾淨清爽」，老師要是有空時，也會挑幾個人來開刀，例如林文峰上次在辦公室裡和老師頂嘴被寫了「貴子弟言行踰矩，不聽規勸，請家長多加教導，最好前來學校一趟」。

而阿國呢？我都會特別注意，老師常在他的簿上寫了很多話。

「貴子弟閱讀黃色書刊，且經查屬實，請家長多加注意貴子弟言行。」

「貴子弟不聽從教導，作業遲遲未交，上課打瞌睡，嚴重影響全班讀書風氣，請查察爲是！」

後來連「貴子弟」也省了。

「他很會花錢，且又在同輩中炫耀宣揚，爲恐造成不良影響，請務必節制。」

而那一欄「家長的話」老是空著，而到後來，老師也懶得再寫了。

而我，這收簿子的人，收久了也竟然厭煩起來，不但沒有新的內容可以看，還要做這繁瑣的工作，有天老師突然把蓋了一半的印章交給我。

「每天中午你就到辦公室來，拿我桌上的印章蓋，要是有家長留話，要記得挑出來給我。」

從此以後，老師等於是不再過問聯絡簿的事了。「導師林旺生」紅紅的五個字成了我每天都要蓋五十多本的戳記，表示老師已經和家長完成了一次聯絡的工作。

而我仔細檢查每一本，簡直要笑破我的肚皮，因為全班竟有八成以上的人都「代父簽字」（或代母），他們雖然刻意模倣，卻也驚扭地要命。知道這樣情形之後，我也依樣畫葫蘆，竟成了習慣。

老師中午是不在辦公室的，於是我也偷個懶，乾脆二、三天蓋一次，甚至一星期蓋一次，一次就蓋了五、六個章，等於「預支」了未來的帳。心裡當然有點害怕，但想想阿國那樣勇敢瀟灑的個性，我覺得自己應該放大膽一點，反正老師……有一個月都不曾提起「聯絡簿」的事了。而且模擬考近了，連中午時間都不得休息。

那次模擬考完了之後，全班有一大半的人都作了弊。老師把考卷分發給不是自己的人批改，有些早已連絡好的人，互相幫助，手下留情。很巧地，改我考卷的剛好是阿國（其中還經過層層轉調呢！）。這回考試，我沒來得及準備，如果照標準答案改的話，我準會「死得很慘」。阿國拍拍我的肩膀說：

「放心！包在我身上！」

我想想，也鬆了一口氣，憑我過去幫了他那麼多忙。

阿國沒有專心聽老師檢討答案，一直問我標準答案，又向我借藍色原子筆，把我錯誤的答案改正，為的是怕老查出。

改完試卷後，老師還要我們在右上角簽上閱卷人的姓名，以示負責。

那次模擬考，全班大致上都考得比上回差，比隔壁好班總平均低了三、六分。

「上次我們贏了他們，這回你們就輕敵起來了，還虧我每天一早到教室來盯你們唸書。週六下午還留你們下來上復習課！你們這樣對得起我嗎？」老師對著我們說。

全班一片默然，我尤其傷心，因為這次考試，我竟有兩科低於六十分，如果不是阿國幫我物理那一科，我就變成「三科淪陷」的局面。

「看你們每一個人，個個面有菜色，老師為何這樣說？因為最近他頗為注意我們的「課外讀物」，屢次不定期搜查書包，要杜絕我們的「非分之想」。

「你們這個年紀，不要想入非非，讀書讀累了就到戶外打打球。」

其實我們都覺得老師很保守，又不幽默，說得話和我們有一大段距離。

前幾天聽說忠班的導師請了生物老師對他們班講了一堂課外的「健康教育課」。阿國、海狗聞訊也趕了去聽，而且他們覺得受益良多。

「精采極了，頂有意思的。」阿國誇讚，語多曖昧，

我直猜想會不會比阿國上次帶的那些照片精彩。

我向他問，他又回答不出所以然。

覺得很自卑，同學之中講得那些笑話，十則有八則我聽不懂。記得一年級的健康教育曾背過什麼「自慰」、「夢遺」等名詞，到現在我還一直搞不懂。

大約是模擬考後一個星期，阿國去訂製了一套顏色較深且頗為搶眼的制服，爲了配合這套新制服，他還刻意梳了一頭帥氣性格的頭髮，一撮尖尖的髮橫斜蓋到他的眉。老師爲此十分氣憤，要他換掉服裝。

「頭髮給我理掉，你不能跟人家不一樣。」

誰知阿國這樣回答：

「頭髮是我的，爲何要理掉。」

我在這裡要再次強調，我們的導師是極爲嚴格而保守的人，他自然不能容忍在學生面前如此的無禮行爲。隔天，公布欄上出現了紅榜單：

「查三年孝班同學林維國服裝儀容不整，經屢次勸告不聽，言辱師長，依據校規，予以一次大過議處

校長 ×××

阿國後來還是屈服，但他竟理了個大光頭。

由於模擬考成績的不理想加上阿國事件，老師決定大力整頓全班讀書風氣，首先拿冷凍已久的「家庭聯絡簿」開刀。

當這項決定宣布之後，最緊張的人莫過於我了。因爲全班每個人的聯絡簿中，有我親手在空白頁上蓋上的，「導師 林旺生」印。

老師要我把辦公室裡那一堆聯絡簿搬來，我暗暗叫苦「這下死定了。」

結果我當然是「死」了，可幸還有別人陪我一起「死」，因爲當老師看到有一些人竟一連十多天都沒有拿回家給家長「簽名」，也沒有記載「今天的功課」時，氣得一揪出，全班五十多雙眼睛都朝向桌面，等待自己被宣判「罪行」。

一堂課下來「霹拍」聲不絕於耳。而我被打得特別重和多下而已。

「我一向很信任你，想不到你竟然欺騙老師，這是怎麼一回事。」

我默然不語，也沒有什麼好解釋的，我甚至覺得我這些多加的幾下是替同學頂的。

然而這個月下來，我的厄運不僅止於此，物理老師不知那來的興致居然懷疑起考卷的分數來了，接著他一張張地抓出「寫著錯誤答案卻沒被打叉」的考卷，這些考卷子的及被改的都雙雙遭殃。

打完後，老師問：

「有沒人要自動承認，我知道你們有些人早在考卷上動了手脚，不要以爲我不知道。」

有幾個人真的走了出去「就義」，我則在台下「內心交戰」我回頭望阿國一眼，他對我搖頭示意，意即叫我放心。

但我還是走了出去，被打完之後，反而鬆了一口氣。只是，我害阿國被打，至今仍覺不好意思。